

名人千字文丛书

名人千字文通讯·特写卷

通讯



特写

名人千字文丛书

名人千字文通讯·

特写卷

I217.1
195
:2

名人千字文丛书

名人千字文通讯·特写卷

海燕出版社

B777721

内 容 提 要

我国的新闻事业大概始于清末民初，通讯、特写也随之而诞生。本书精选了自“五四”前后到当代60多年内31位著名记者、作家的千字通讯、特写60多篇。从一个侧面展现了60多年间的风云变幻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、从落后走向先进、从屈辱走向骄傲的足迹。

本书所选多是名篇佳构，可供有志于新闻写作的同志揣摩、借鉴，亦可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辅助读物。

名人千字文丛书

通讯·特写卷

陶 铎 徐爱民编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（郑州市农业路73号）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7.875印张 138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605册

ISBN 7-5350-0627-2/I·138

定 价 3.30元

读文要读名家的，正如买货要买名牌的一样。

名家的文章难得，名家的千字短文更难得。文章仅千言，而又出于名家之手，自有其简练精美之处。千字为文，难于回旋，故主题的凝练，谋篇的精当，布局的巧妙，词藻的得体，韵律的和谐，均须格外着力。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名家则各有其心法。

对于正在练习作文的中学生和自学青年来说，自当从写千字文起步。有何捷径？答曰无。然而方法总是有的，无非是一读二练。多读、熟读名家之千字华章，领略其心法，效仿其修养，参透其笔力，熟谙其技巧，再加之长期的积累，严肃的思考，刻意的追求，然后多练、勤练、苦练，自能达于运用自如之境界，虽不能“下笔如有神”，恐也不至面对白纸，皱眉蹙额，抓耳挠腮，备尝无从着笔之苦了罢。此即《名人千字文》丛书编者之初

衷。未知此一构想合乎青少年朋友之心愿否？

本丛书共分散文卷、小说卷、游记卷、杂文卷、通讯·特写卷、议论文·说明文卷、书信·日记卷、小品·随笔卷、童话·寓言卷、读后感·观后感卷等，多种文体具备。各篇均选自1919年以来的名家之作，其中包括香港、台湾之名家作品，其风格各异，有的磅礴奔放，有的优美清新，有的渊博厚重，有的洒脱轻灵。编排一律以作家生年为序。所选作品除作家自注仍保留外，其余一律未加注释。难通之处，由读者朋友用心思索或自行查询，这样更能印象深刻。

选编此丛书尚属尝试之举，不当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敬希青年朋友及从事语文教育的行家不吝指正。

1989、1、10

目 录

邹韬奋

到新加坡 (3)

船上的民族意识 (7)

丰子恺

东京某晚的事 (12)

儿 戏 (14)

化作春泥更护花 (17)

徐铸成

向金日成将军致敬 (23)

两匣糖果 (27)

萧 乾

帝王别墅 (30)

爱狗者 (33)

餐车里的美学 (35)

姚雪垠

	百尺河战斗小记	(40)
	民运续篇	(43)
丘东平		
	把三八式枪夺过来	(48)
陆 诒		
	张自忠与伤兵	(53)
	随邓小平政委行军	(56)
何其芳		
	韩同志和监狱	(61)
	谷 老	(64)
杨 朔		
	铁骑兵	(68)
	奸伪的末日	(71)
	水上英雄	(74)
	四十两金子	(76)
舒 群		
	出发前的月夜	(79)
	初识的一个人	(82)
	剪成的一幅剪影	(85)
陈荒煤		
	童 话	(89)
宋之的		
	拂晓的时候	(95)

	奇怪的风景线	(98)
	登黄龙山	(101)
	甲鱼之技	(103)
彭子冈		
	毛泽东先生到重庆	(108)
周而复		
	货币的战争	(113)
	一支农民的哀曲	(116)
	在据点间穿行·····	(120)
徐 迟		
	天堑变通途	(125)
爱泼斯坦		
	这就是毛泽东，中国共产党的	
	领袖	(132)
缪海陵		
	薛存有	(138)
	革命的家庭	(141)
	劳山之夜	(145)
刘白羽		
	最后一次旅行	(150)
	伟大人民力量的检阅	(153)
	激 战	(157)
甘惜分		

尴尬的嘴脸	(161)
殷 参	
印度医疗队在敌后	(164)
骆宾基	
夏 忙	(169)
拿枪去	(173)
李 普	
漫画孙殿英	(178)
李 庄	
强攻水冶	(182)
解放鲁仙	(185)
魏 巍	
前线童话	(190)
勇士镇守在东方	(193)
写在凯歌声里	(196)
穆 青	
月夜寒箫	(201)
良田镇的无名女英雄	(204)
“打到广西去！”	(207)
十里长鞭	(210)
杜鹏程	
一幅毛主席绣像	(214)
张铁夫	

送信的英雄——杜维孝同志 …… (220)

纪云龙

在天津发生的 …… (225)

柏 生

献 礼 …… (230)

青春象花朵一样美丽 …… (232)

访鲁迅故居 …… (235)

白 艾

江南人民的使者 …… (240)

邹韬奋（1895—1944）

杰出的新闻工作者，政治家，出版家。祖籍江西，出生于福建永安县。1921年大学毕业，担任教师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。1926年接编《生活周刊》，开始记者生涯。1933年，参加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，并被选为执行委员。由于国民党迫害，被迫出国考察，先后考察了英、意、法、德、比、荷、苏、美各国，陆续发表《萍踪寄语》和《萍踪忆语》，真实地报道了资本主义社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面貌。这两本通讯集，是我国早期报告文学的佳作。

1935年回国，创办《大众生活》杂志，热烈支持“一二九”学生救亡运动。1936年，参加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，被选为执行委员。同年12月，与沈钧儒、李公朴、章乃器等一起被捕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七君子事件”。在狱中，他坚持写作，出狱后又创办《抗战三日刊》，宣传抗日。

1938年在武汉参加“中国青年记者学会”成立

大会，被推举为名誉理事。1942年到新四军苏北盐阜根据地，带病调查研究。1944年因病逝世。毛泽东、朱德亲笔题词，以表悼念。

到新加坡

新加坡地势作椭圆形，处于马来半岛的极南；东西广约二十七哩，南北长约十四哩，面积二百七十七方哩；为南洋群岛的枢纽，欧亚航运的中心。华人最初到该岛的约在两百年前，但距今一百零九年前（一八二四年）该岛的统治权却为英所占有。百余年前满目荒凉，遍地荆棘，数十年来才日趋繁荣，一跃而为世界第九的著名商埠（近来的经济恐慌，随着旧制度总崩溃中的情形，见下节一文）。该岛居民民族混杂，好象各民族的标本陈列所似的；我们的船一到码头，即可瞥见各种各色的面孔，有白的，有黄的，有棕色的，有黑色的。民族种别可分为中国人、欧洲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、混种人及其他。华人中以福建、广东人为最多，约占全数十分之九。欧洲人以英人为最多，美、法、德、意等次之。此外如印人、阿拉伯人、犹太人、暹罗人、爪哇人、安南人、日本人，为数也很多。据一

九三一年的调查，人口总数约六十万人；欧人近万；华人竟有四十万人左右，约占全部人口三分之二。位置离赤道仅九十哩，故全年皆夏；但据记者上岸后所感觉，远不及上海最热时候的那样热，入夜则海风习习，更为凉爽了。

佛尔第号二十日上午七点钟就靠了岸，因须由移民厅派员来验护照，所以等到九点半才得上岸；仅上岸游览而不打算居住的搭客，可不必验看护照，但仍须等到其他的护照全部验毕后才许上岸；船旁吊梯上有两个穿着象水兵制服的一黄一白的人物立着，在护照未验毕以前，一概不许上下。所以到码头上迎接亲友的有数十人也只得呆立着等候两小时之久，船上搭客和码头上的亲友虽望见了，还是可望而不可即。英国人办事虽呆板，但秩序却很好。岸上等着迎接亲友的人们，有一对中年的广东男女，船上有人认识他们的，说是夫妇；丈夫是个特别魁梧肥胖的大汉，立在他身旁的妻子却是比他矮得两尺多的渺小清瘦的女子；新俗夫妇往往挽臂并肩而行，象这个妻子，恐怕就只得挽着她丈夫的大腿，把肩并着他的腹部而行了。

记者在船上无意中遇着厦门的中国银行经理黄伯权君，上次通讯里已提及，他到新加坡时有人来接他；我们旅行到各处时，最好在岸上有熟人照料引道，记者承他的介绍，由华侨银行的邵君陪伴着

我们九个人参观了半天。我同房间的有三个人，加上一个张心一君，一个赴德学医的郭君（同房间的周洪熙君也是赴德学医的），一个赴德学工程的李君，一个赴意大利学医的苏联人，连邵君共九人，雇了两辆汽车，先到华侨银行参观，然后出发畅游全市。我们先看博物院，有热带的飞禽走兽的标本，最大的有鳄鱼、巨虎、毒蛇等等；有往昔土人和毒蛇猛兽斗争的种种器械，每物上都有卡片印着英文的说明，令人想见本岛在未开发前的种种恐怖状况；此外关于土人的习惯风俗，亦有颇多的陈列；这样的博物院很能增加我们研究历史的兴趣。马来人旧俗以头额生得扁扁的为最美，故从小即用人工把头额压扁。博物院中亦有一很大的模型，是一个马来种的母亲把一个厚厚的铁条缚在她的婴儿的额前，注视着希望他的头额能赶快的扁起来！憨态可掬，愚尤不可及，但天地间类乎这样愚不可及的事情还多着哩。

新加坡除沿海边的几条市街外，郊野的风景很美丽，平坦整洁的马路，两旁娇红艳绿，花草极盛，在绿荫中时时涌现着玲珑宏丽的洋房。我们坐在车里驶过时，左顾右盼，赏心悦目，好象“羽化而登仙”了似的！但美是美了，却因市面的不景气，经济恐慌一天紧张一天，有许多好房子空着，没有人住。

尤美的还有植物园，面积广阔，路径平坦而曲折，汽车可直通无阻。这里面的鲜花奇草，更是目不暇接，树荫蓊郁，翠绿欲滴。有一处小猴随处跳跃，猴身高仅尺许，毛极细润清洁，不避人，亦无任何拘束，啖以香蕉，即当人前饱吃一顿，吃后缘树急爬而上，轻捷如履平地。

午时我们仍回到华侨银行，略事休息后，团体拆散，各自随意游览，因佛尔第号下午五点钟才开。记者便偕同张心一和周洪熙两君另成一组，先陪周君往天南酒楼去寻访一位朋友，无意中和该处一位侨胞有一番值得记述的谈话；下午踟躅道旁，正在迷途中不知如何回到船上的时候，忽遇着《星洲日报》一位在上午到船上遍寻我不得的记者黄汝德君，这都是意外的事情，当在另文记述之。

7月21日上午，佛尔第号船上，

由科伦坡发。

船上的民族意识

记者前天（二十一日）上午写“到新加坡”那篇通讯时，不是一开始就说了一段风平浪静的境界吗！昨天起开始渡过印度洋，风浪大起来了，船身好像一蹲一纵地向前迈进，坐在吸烟室里就好象天翻地覆似的，忍不住了，跑到甲板上躺在藤椅里不敢动，一上一下地好象腾云驾雾，头部脑部都在作怪，昨天全日只吃了面包半块，做了一天的废人，苦不堪言。今天上午风浪仍大，中午好了一些，我勉强吃了一部分的中餐，下午吸烟室里仍不能坐。写此文的时候，是靠在甲板上的藤椅里，把皮包放在腿上当桌子用，在狂涛怒浪中缓缓地写着，因明日到科伦坡待寄，而且听说地中海的风浪还要大，也许到那时，通讯不得不暂搁一下。

船自新加坡开行后，搭客中的中国人就只剩了七个。黑色的朋友上来了十几个（印度人），他们里面的妇女们手上戴了许多金镯，身上挂了不少金